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三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沆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三

起甲辰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盡壬子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凡九年

甲辰二十三年秋七月諳達犯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敗之

是秋諳達犯黄崖口又犯大水谷龍門所及是犯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戰于黑山敗之

質實 黄崖口在懷來縣東北五十里大水谷關在懷柔縣東北二十里有城龍門守禦千戶所本元雲州之東莊地明宣德六年築城建所于此黑山在甲灘斯北五百里賀蘭山之尾也

八月翟鑾罷

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惡之會鑾子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交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辯帝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瀆擾耶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勒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質實 王交慈谿人

振江南災

戶部言江南災甚請以應天等十一府州今年各項續收事例銀兩與本處贓罰解邊餘銀俱糴穀備振并議應天巡撫丁汝夔所條振荒事宜皆報可時戶部又議言天下災傷過半而太倉積貯糧米有餘請將今年糧米四百萬石徵本色七分折色三分以甦民困其被災之地行令撫按官動支贖罪銀給賑從之詔戶部預發明年年例銀六萬兩于大同鎮以歲災支用不給故也 質實 丁汝夔所條振荒事

宜一應天諸府災民饑甚請令有司委官于鄰省平糴所過毋得阻遏鈔關免納鈔及南京三十六倉見貯廒米量糶五萬石以濟災民且免耗浥米價仍照前例買補一被災州縣境內富民願出穀百石備振者請給與義官冠服百五十石者陰陽醫官二百石者正九品三百石者正八品四百石者正七品俱散官免本身雜差出穀千五百石銀五百兩以上者除給冠服仍建坊表其門一各府州縣起運先年南京戸部未完錢糧折銀錢解每米一石除折銀五錢外其多餘之銀糴穀振貸及量補災免糧石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時大權一歸嚴嵩讚璧不得預票擬讚常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

振湖廣災

時湖廣旱甚户部請留雲南借用支剩等項銀共九萬七千八百餘兩與預備倉穀相兼備振如不足則量准兑軍糧米十萬石擬照兑支運事例折銀詔從之

冬十月諳達入侵

諳達自萬全右衛毁墻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兵部議防守事宜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翟鵬時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等劾鵬逗遛致震畿輔遂遣官械鵬而以兵部侍郎張漢代之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敵乘間入犯亦命逮繫鵬坐永戍方杖死至十一月庚子京師乃解嚴

質實

諳達明史本紀作小王子翟鵬傳作諳達今依

鵬傳完縣本漢曲逆縣金置完州明洪武二年改縣屬保定府渾源縣省入明屬大同府今並因之朱方字子大泗州人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

帝自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内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陶仲文者初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黑眚見治不效因薦仲文以符水噀劍絶宮中妖祓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獲間諜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傅保

質實

顧可學無錫人盛端明饒平人朱隆禧崑山人

乙巳二十四年春二月詔撫流民

令天下有司招撫流民復業給與牛具種子俟年底徵還有能開墾閒田者蠲賦十年從巡按山東御史

劉廷儀請也　質實　劉廷儀慈谿人

振順天永平饑

順天永平府屬饑發通州倉粳米萬七百石太倉銀二千兩往振至三月保定諸府皆告饑復發臨清廣積倉銀一千兩振之已而應天等十一府州相繼告饑勑有司以南京諸司及庫貯銀錢振濟帝諭户工二部曰今歲以來天時少順若有旱火之處所應振卹諸務亟行撫按及各鎮總兵官加意幹理又詔曰近來水旱災傷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貪殘殃民致干和氣如有貪酷害民者撫按官具奏處治

夏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重建太廟成

陸炳等恃寵橫
行致為言官劾

先是以舊廟基隘命相度規制議三上不報久之仍
命復同堂異室之舊廟制始定太祖居中左四序成
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
其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

紀歷仕四朝守正不阿家居
二十年卒贈太保謚文簡

秋八月張璧卒

璧在位無所表見是年七月加太子太
保尋病瘧不能視事遂卒年七十有一

九月以夏言復入閣

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名用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凡所
批答畧不顧嵩嵩不敢吐一語其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

奏夏言擬旨令其陳狀乃朝廷公法所存豈造請干求可免至炳公然行金求解則尤藐視王章書即當以其賄乞之情露章舉發頎因具長跪泣謝竟獲保全言雖力却苞苴而狗私意以市恩廢法又豈得謂之公正自持者耶

亦不敢救銜次骨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謔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以二人與嵩比而搆言言不悟

質實 陳其學宣城人

楚世子英燿殺其父顯榕伏誅

英燿楚王顯榕長子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欲罪金金遂勸英燿謀逆會元夕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得免英燿徙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扶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等往鞫得實及是詔逮入京告太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質實 顯槐顯榕之弟鄔景和崑山人尚宗女永福公主

冬十一月許讚罷

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閒住後三年讚卒

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晃為通海縣典史

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晃極言豫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質實 通海縣元置明屬雲南臨安府今因之 周晃資州人

三月四川白草番亂遣何卿充總兵討平之

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望素著會以北警名卿入衛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討擒賊渠俘斬千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碉房獲馬牛器械無算至明年四月賊盡平于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來無剽奪患邊境安堵

質實 白草寨名明史四川土司傳云東路生羌白草最强 何卿成都衛人 張時徹字惟静鄞人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擣巢于馬梁山後敵始退

質實　塞門砦名在延安府安塞縣北馬梁山在榆林府北李珍陝西人坐事奪官銑復加録用之

秋七月以醴泉出承華殿停諸司封奏

癸酉諭禮部今年夏末秋初醴泉出于承華雖不可恃以自怠亦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于八月望諸司停常封奏事嗣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

質實　承華殿在西苑金海橋北

發明　禮言地出醴泉疏謂德至淵泉則醴泉湧明嘉靖之時何時乎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又任用權奸誅貶忠直三殿九廟災異疊見乃復矯飾殊祥肆為慶賀度不過如白鹿仙桃附會長生之説而

已且即使鎮獲上瑞亦更宜勤政恤民荷承嘉貺
應天以實不以文固當如是乃不此之務而轉盡
停諸司封奏至于兩旬之久其間豈無民瘼國計
旦夕不可緩者遽因符瑞之陳致滋曠隔有是理
乎尤可異者自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遂若著為
成例而尚云不可恃以自怠豈竟以齋醮為凝承
昭受之
實耶

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

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內有君道賞罰不
明之語因復以延齡訕上罪長繫如故至是竟坐斬西市

丁未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貢拒之

敵騎近居河套資畜牧之利出入自如久為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籌邊要著其所條列亦具中機宜銑膺寄疆場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興圖自任豈得狃其扮大喜功當時廷臣心懷怯懦不肯一矢加遺論貢論封

自龍大有誘執其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歎總督侍郎翁萬達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墻因再疏言自冬涉春敵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逮繼魯下獄死獨議諳達貢事再被責讓蓋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議云銑素喜功名會敵居河套久為中國患銑上言敵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侵宣大三關以震據畿輔入套則侵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獘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

是無主意特以銑之銳志出師為非計當嘉靖意方向銑尚爾紛起執持迨朝局中更遂以銑為啟釁貪功況寬西市君若臣尚且畏難之習終於不可挽回國勢何由克振乎

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彼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強敵為非計帝方嚮銑議上不省

質實 內關雁門寧武偏頭諸關也三關中為寧武雁門在東偏頭居西西鄰黃河逼近河套曾銑條上八議一曰定廟謨二曰立綱紀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材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下兵部議行

其十二月銑偕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敵為鄰自定邊營至黃甫川連年入侵率由是道所當急為修繕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起自定邊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為西段所當先築自龍川堡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為中段自雙山堡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為下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疏下部議銑又言套敵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

計宜歲歲乘其無備每出益勵彼勢必折將遯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出然後因祖宗之故疆并河為塞脩築墩堡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凶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疏下兵部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相較則復套又難夫欲率數萬之衆賫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故不若修墻築邊為計完而成功可期也但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鹻居民隅遠最為荒涼若欲以一千五百里之地而責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為守宜仍行銑等計議以聞帝曰敵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闗臨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部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

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千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至二十六年夏五月總督曾銑出塞襲套部勝之初春時銑督兵出塞掩擊敗還不以聞至是復襲之敵覺銑搜選銳卒督之戰蹴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斃死于矢石者甚衆獲馬牛橐駝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三以捷聞敵移帳漸北間以輕騎出掠銑復督諸軍驅之遂遠遁不敢近塞銑既以捷聞更列上諸臣功罪帝以套敵連年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大損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命增俸賜白金紵絲有差十一月銑蘭暨延綏巡撫楊守謙寧夏巡撫王邦瑞及三鎮總兵議復套方畧乃條列十八事曰恢復河套脩築邊墻選擇將材選練士卒買補馬羸進兵機宜轉運糧餉申明賞罰兼備舟車多置火器招降用間審度時勢防守河套營田儲蓄及明職事息訛言寬文法廣孳畜

又上營陣八圖曰立營總圖及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帝覽而嘉之奏下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集議言曾銑先後章疏俱可施行帝以銑前後所上方畧命廷臣定策以聞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之繼魯不謝言恐及是言不為地遂死獄中

秋九月河決曹縣

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衛穀亭總河都御史詹瀚請于趙皮寨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質實　定陶泰縣明屬曹州府今因之城武本漢成武縣為城武縣屬兖州府今屬曹州府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時為漕運往来要地隆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詹

瀚王山人

冬十一月大內火釋楊爵等于獄

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周怡並以言事同繫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命東廠追執爵等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絶至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空中若有聞遂傳詔釋之爵歸後二年卒隆慶初贈光禄卿謚忠介

質實

周怡字順之寧國太平人以劾嚴嵩廷杖錮獄

發明

爵等抗言下獄既已頻年乃以乩仙之言而立出諸獄復以熊浹之言追執之而其釋歸

也仍以空中神語傳云國將興聽于人將亡聽于神扶鸞之術已為癡邪熒惑之端憲宗時李孜省曾假其說以推薦鄉人因為誣罔若空中神語尤屬怪誕不經人君操賞罰之大權進退乎反悉由乾斷乃托諸虛無杳渺之說以行其黜陟耶且妖由人興嘉靖惑于祈禳念釋在茲遂致鬼物憑依言如在耳天聽民聽其謂之何哉

皇后方氏崩

謚孝烈皇后

戊申 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

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詔羣臣無加銑忠者銑鳩兵結塞概

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吉僕奬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脩上方畧廷議一如銑言已而帝意中變謂輔臣曰今征逐河套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吉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云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諉于臣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陳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旨嵩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眷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詆之以激帝怒言遂敗

振陝西饑

陝西鞏昌漢中二府大饑鳳翔府汧陽縣爲水所沒巡撫謝蘭以聞詔發太倉銀五萬兩于鞏昌漢中二府充振徙汧陽縣治于城東三里外而割麟遊縣界白雪里屬之且蠲衝決地租三年

質寶

汧陽漢隃麋縣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得名明屬鳳翔府今因之汧陽故城在今縣西十八里本西魏馬牢城也麟遊漢杜陽縣隋義寧元年置麟遊縣明屬鳳翔府今因之謝蘭字與德代州人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

兵部侍郎范鏓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先是咸寧侯仇鸞鎮甘肅以貪縱爲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親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蘇綱者言繼妻父也與銑同邑相善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爲可辦因力主其議故嵩代鸞誣奏銑剋餉鉅萬屬綱賂

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鈗交結近侍律斬西市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鈗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沒家無餘貲隆慶初贈尚書謚曰襄愍

質實 范鏓字平甫江西樂平人遷瀋陽仇鸞鉞之子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

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質實 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

秋七月京師地震

順天保定二府各州縣俱震八月京師復震及遼東廣寧衛山東登州府同日皆震諭羣臣修省九月京師復地震有聲

嚴嵩擇臧夏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特言既悉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爲糾劾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嵩居心險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讐之疏由于嵩所詐爲即前此復登之議中變亦安知

十月殺前華盖殿大學士夏言

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盖嚴嵩與崔元輩詐爲鸞疏以傾臣嵩静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姦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會諸達侵居庸嵩謂夏言等議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言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皆削籍 言豪邁有俊才縱横辨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貴人抗及居政府與嵩共事嵩懷奸黠賄言獨能裁抑之以是天下多稱言然自大用後日寖傲寖爲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専恣物議亦不甚協特因其爲嵩誣陷以死人方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諡文愍

非嵩先怒忿以陰售其奸迫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援請寬釋益觸嘉靖之怒因及不戴香冠事式疑嘉靖本意在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龍紗獻媚有意相形以釀成其罪小人傾險叵測亦至是哉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

自夏言得罪後嚴嵩獨相且年餘矣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質實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李本餘姚人治時為南京吏部尚書本時為國子監祭酒

諳達侵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擊敗之

敵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江瀚指揮董暘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尚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尚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初尚文僉後府嚴嵩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蹇不法將劾之嵩謝得免以故嵩父子憾尚文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強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言嵩

激帝怒錮之詔獄

質實

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隆冬不凍崖之北有堡為戍守處沈束字宗安會稽人上疏言尚文為將忠義自許邇者敵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此亦一時奇功也宜贈封爵延子孫又如董暘江瀚齊壯敵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者或倖蒙忠勤者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入下束獄束繫久衣食屢絕維日讀周易凡繫獄十八年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為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績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深嫉言官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

明代倭患中于東南莫延迄庆勞兵力者幾數十年然其得盤

謂之監帖式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鵲噪于東前東漫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釋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故官不赴尚文追贈太傅謚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皇太子載壡卒

謚曰莊敬

秋七月倭寇浙東

倭自永樂末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復至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戎器而肆攻掠不得則陳方物而稱朝貢是以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

昭海濱皆由內地奸民潛行勾引朱紈甫涖浙閩即捕交通者以便宜行戮深得平寇機宜乃大姓因失利流言周亮陳九德等復肆加詆劾朝廷不察轉行按治致紈仰藥自裁排罷之頗倒實甚蔑此時不為掣肘俾得從容展布盡絕根株又何致海

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寧波海舶至則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濱海奸人遂闌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寧波之雙嶼為之主屢負倭直倭使互市者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民復為之囊橐巡按御史高節請嚴禁奸豪交通詔允行之自是嚴通番之禁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甚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紈為之紈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閩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紈擅殺遣官按問罷紈職紈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時海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聞倭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

氛之益熾乎

無寧歲矣質實雙嶼浙江通志寧波府海防設中營外洋汛檣洋面六有雙嶼山雙嶼港朱紈字子純長洲人高節大興左衛官籍永清人陳九德欒城人

命戶部核出納

是時邊供繁費加以土木禱祠之役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罪罪猶不能給乃遣部使者括通賦百姓嗷嗷海內騷動給事中張秉壺以為言于是戶部覆議天下財賦每年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屯田地租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門攤之類各有定數成化以前各邊寧謐百費省約一歲出入沛然有餘今則不然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每歲軍匠支米二百八十萬石廩中常餘八九年之積十年以後歲支加至五百三十七萬石抵今所儲僅餘四年太倉銀

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年各邊額用一年大約所出一百三十三萬常餘六十七萬嘉靖八年以前内庫積有四百餘萬外庫積有一百餘萬近年来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諸項外一年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為之所年復一年將至不可措手矣且今生財之道既極計惟節用請勅中外諸臣就職論事專意清理務求節財助邊仍令兩京户部并工部太僕光禄及各直省司府衛所以及遼薊宣大陝西諸邊每歲終將一年出納錢穀備成會計録分為四目一曰歲徵如府庫監局倉場額派錢穀幾何一曰歲收如收過本年先年額徵錢糧完欠幾何一曰歲支如本年用過各項錢糧于歲派額數增減相多幾何一曰歲儲如本年支剩存積錢糧幾何務令簡明以為通融撙節之計從之

質實 張秉壺 莆田人

庚戌二十九年春正月山東地震

山東蓋州等衛地震有聲如雷二月乃止質實蓋州衛秦漢時為蓋牟城屬遼東郡唐置蓋州明洪武九年廢州置衛今為蓋平縣屬奉天府

秋八月封方士陶仲文為恭誠伯

時帝以災異咨于仲文對言慮有冤獄得雨方解已而法司上胡纘宗等爰書悉從輕典果得雨乃以平獄功封仲文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質實胡纘宗等爰書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胡纘宗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為巡按御史陶欽夔劾罷聯素兇狡嘗毆其父良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帝喜告訐乃摭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為謗詛長至日令其子詐為常朝官闌入闕門訟

究凡所不得若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條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搆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繫宗等下獄已而刑部尚書劉訒會法司訊得其誣罔狀乃坐聯死

發明 仲文起筦庫由邵元節薦代司醮事不二歲以少師兼少傅少保一人而領三孤終明之世惟仲文而已兹解究得雨平獄有驗封恭誠伯五等崇階無故而加之方士實史冊所罕見不惟濫行襃賞其賤視名器亦至矣嘉靖自移居西内日求長生臣僚罕有接見者獨仲文得時時召對稱為師而不名是時四方奸人如段朝用龔可佩藍田玉之屬皆以燒煉符咒相繼寵任然不久皆敗惟仲文恩眷日隆久而弗替豈小人之炫惑君心固別有深結主知者乎

諳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諳達犯大同潰牆入悉精兵伏溝壍中而以老弱百騎往來為餌偵騎信之報總兵張達達意輕之兵未合遽率麾下馳擊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遂見殺副帥林椿聞達被圍不介馬而馳救達不克亦死之達椿皆驍勇善戰諳達得二將首輒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皐巡撫都御史陳耀下獄起復翁萬達為總督趙錦為巡撫以仇鸞為宣大總兵萬達家居未至命侍郎蘇祐攝其事祐抵鎮即上疏請益兵食未報而諳達復擁衆窺大同初仇鸞坐廢居京師以賄嚴世蕃得總兵宣大既受命惶懼無策具厮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曰勿憂吾為主解之乃為鸞持重賂賂諳達令移逼他塞勿犯大同諳達受貨幣遺之箭纛以為信而與之盟遂東去謀者復白敵中語欲襲宣府東遼左西兵部尚書丁汝夔謂帝厭警報不悉以聞已而警

報日甚乃發諸邊兵萬二千騎京營兵二萬四千騎分布宣薊諸關隘邊兵取符驗期會未即至而京兵悉市井傭保子識者知其必敗矣至是諳達帥部下至古北口以數千騎攻牆都御史王汝孝悉衆出火礮矢石下攻之諳達乃陽督兵綴薊師而别遣精騎從間道潰牆出師後汝孝師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驅入内廵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無能禦者夜草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敵兵剽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漫衍無衛戍瞭望神京陵寢萬一蕩揺事繫非小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州召吏民給兵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為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通州營白河東二十里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大同總兵官仇鸞及河東山東兵入援分遣文武

敵壘壓郊實國家安危所係嚴嵩身居政府自宜急籌勦寇之方以安都邑乃詔旨方督趣進

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半皆老弱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閹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各以兵至帝拜鸞為平虜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開庾發粟釜甑皆虛故士卒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

兵而嵩竟視同隅膜阻撓出師惟感輩下失利之難以彌縫偉其飽而颺去罔上縱敵爽盡與良具罪殆視蹟貸攬權而更重至丁汝夔受指使而按兵不舉楊守謙托持重而臨陣不前具駢服上刑情罪惟允嵩又得偉逃憲網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

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皆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諸達營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夔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馬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而去至昌平北猝與仇鸞兵遇鸞出不意倉卒幾不能軍敵縱騎蹂陳而入殺傷千餘人幾獲鸞敵騎遂長驅至天壽山總兵官趙國忠列陳紅門前不敢入奪道循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至九月辛卯朔敵悉衆出塞諸將

非特國紀淩夷言路諸臣亦豈能辭咎耶

不敢逼徐尾其後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還既而諸將收斬遺屍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夔守謙棄市初帝將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夔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忬奏其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逮儀斥為民而擢忬僉都御史代之於是仇鸞請駐師宣大間整飭兵甲俟冬月大舉以紓國力乃班師入衛以備秋防帝嘉之已而鸞帥諸鎮兵出宣大聲言擣巢歷久不擊乃稍出近塞夜襲敵營斬老弱數級而還鸞自劾無功帝不問乃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

使盡括南都及各省布政司貯積且督歷年通賦時鷙悖寵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內批行之不下兵部議會禮部尚書徐階極言北事難以成功且後患有不可測議乃為稍寢

質實 順義唐為順州明置順義縣屬昌平州今因之潞河在通州東石匣在密雲縣東北六十里有石如匣因名弘治十七年築城周四里有奇自是增兵置守為要地張家口在萬全右衛東三十五里郭宗臯字君弼福山人陳輝靜海人趙錦字元樸餘姚人王忬字民應太倉人商大節徐州人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徐階字子升華亭人王儀字克敬文安人

時請達大舉薄都城縱所據內官楊增持書入城求貢帝召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于西苑帝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對曰此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兵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帝顧階曰卿言是因問彼之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帝曰此事當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部然關繫國體重大須皇上主張帝作色曰事須大家商量何得專推與朕階曰今敵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款敵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帝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于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有不能從者則奈何帝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理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齎番文書因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還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帝曰卿言是還出與百官議之于是

徐階集廷臣上請諳達求貢議略言敵犯我郊畿蹂躪土地虔劉人民摖之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書皆漢字真偽不可知臣等以為求貢不可必許且遣通事齎勅諭之如果悔罪求貢則當斂兵出境具表欵塞聽朝廷處分如駐兵境内要求速賞則惟有厲將集兵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人之怒從之

發明　自嘉靖二十一年後諳達無歲不求貢市朝廷既無定策以應之又不修明戰守之實至於戎馬環郊乃詔廷臣集議不幾于城下之盟貽國大辱哉時嵩實秉國鈞漫無區畫朝堂召對但云搶食技耳不足患是何異秦越人之視肥瘠況身為元輔當軍書危急之時竟徒委其事於禮部則將馬用彼相矣階請以計款之雖得一時權宜之術然敵騎既退亦無善後良策卒至仇鸞開馬

寇薄城下諸將不發一矢下詔集議百官不發一語朝廷可謂無人貞吉獨奮袖大言尚知以國事為念氣槩亦復凜然可取且承敕即馳入營中勞軍頗能慷慨任事雖所陳錄尚文釋沈

市以壞邊而所謂振威雪恥之舉君若臣曾不繫于念慮焉廟謨若此國欲無侮得乎

謫諭德趙貞吉為荔波典史

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國子監司業趙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儻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厲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瞷廷臣日中莫有發一語者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勑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會撰勑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束游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質實

東迂濶而無當急圖然其言亦不足深罪乃嘉靖方壯其智而遷官旋怒其游説而杖謫何前後頓成矛盾徒以柄臣嫉惡致賞罰移于俄頃之間太阿誰實操之而漫無主持若是耶

趙貞吉字孟静内江人

九月以仇鸞總督京營戎政

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事以營政久弛上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寖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至十四萬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困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盖提督以下諸官多世冑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帝是其言於是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設戎政府以仇鸞統之邦瑞協理鸞方貴幸請選各邊兵更番入衛分隸京營塞上有警主將不得徵集由是邊事日壞

質實

王邦瑞字為賢宜陽人時以兵部左

侍郎督營務復條上興革六事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邦瑞又條上安邊十二事仇鸞搆邦瑞於帝帝眷漸移會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勲代鳳鳴容雲副將徐仁代珏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仇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詔讓鸞鸞又欲節制邊將罷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為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會邦瑞復陳安邊大計遂被

旨落職鸞死踰十年始復官

廢鄭王厚烷為庶人

帝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為戒帝怒下

其使者于獄已而故盟津王見濍子祐楮訐厚烷謀不軌遣官往訊無左驗帝下詔數厚烷驕慢無禮廢為庶人幽之鳳陽厚烷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宫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厚烷復爵　　厚烷懿王祐橏子見濍祐橏之叔載堉始入室　　初見濍以罪革為庶人至是祐楮求復郡王爵怨厚烷不為奏遂承帝怒撫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

冬十月張治卒

入閣凡二十一月而卒年六十有三

削刑部郎中徐學詩籍

諳達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制外

患哉即疏劾嚴嵩畧曰制外之要在于内治内治之要在于端本令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日甚内結勲貴外比羣下文武遷除悉要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邊患國事至此猶復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説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降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舉朝莫不歎憤而無一人敢言之者誠以内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章奏必先關白然後上聞掩罪飾非乘機構隙故凡論之者雖不能顯禍之于正言直指之時莫不假事因人陰禍之于遷除考察之際天下痛心視為鬼蜮伏願陛下罷嵩父子别簡忠良則内治既清外患自寧矣帝覽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於是發怒下學詩詔獄削其籍又都給事中厲汝

進劾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廷杖汝進謫典史明年嵩假考察奪其職

質實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厲汝進字子條灤州人

發明　蔡京之回邪林靈素奉為左元仙伯嚴嵩之奸惡陶仲文稱其孤立盡忠古今方士游詞如出一轍而弄權竊位者必交結佞倖以內固亦前後若一人焉獨怪嘉靖覽學詩之疏亦既為之感動矣而一言熒聽遽爾轉移俾得以脫罪戾而肆其報復史稱嘉靖英察自信何至黑白變亂是非顛倒竟墮其術而不知耶至嵩之求援中官誣陷憾已則又小人患失之常無所不至矣

十一月祧仁宗祔孝烈皇后于太廟

初睿宗入廟帝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已世預祧仁宗以孝烈祔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尚書徐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帝大怒階惶恐不敢守前議遂祧仁宗升祔孝烈皇后

辛亥 三十年春正月戍錦衣衛經歷沈鍊于邊

初趙貞吉請勿許諳達求貢廷臣無敢是貞吉者鍊獨大言以為是吏部尚書夏邦謨目之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敵猖獗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合勤王師十餘萬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不省時嚴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詈罵流涕交頤遂上疏曰昨歲諳達犯順陛下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共當勠力者也然制乘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然後外患可平今

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諂諛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給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師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鍊既被謫中外慴嵩威益箝口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即劾嵩負國十罪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

嵩得預為地遂以宗茂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

質實 平陽五季吳越縣明屬溫州府今因之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夏邦謨涪州人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

宗茂疏曰嵩本邪諂之徒寡廉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至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寀為功考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自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遣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棃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嵩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為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市良田遍于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漫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驛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

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産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敵廹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于京師達於沙漠海内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為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為之爪牙助其虐燄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剥民之財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兵奈何不疲遍者四方地震其占為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畜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

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于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議鸞既窺知意方偏向輒敢攘臂肆談密章隱害以移

三月開馬市于大同宣府謫兵部主事楊繼盛為狄道典史

仇鸞駑怯畏敵密遣人持貨幣結諳達義子托克托使貢馬互市諳達許之投譯書于宣大總督蘇祐祐以聞鸞與嚴嵩定議每歲春秋兩市命侍郎史道領其事兵部車駕司署員外郎主事楊繼盛以讐恥未雪示弱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其畧曰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諳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大讐也今不惟不能聲罪致討而反與之為和議之事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下詔北伐日夜征繕兵食乃翻然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堂堂中國而為此市易之事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海內豪傑磨礪待試今馬市一開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異日復欲

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邊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揆棱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聽斥轉加小人挑亂國是真蔑無忌憚然嵩之所以敢如此者則以恃嚴嵩而信嵩自蔽非嘉靖之咎其誰之咎哉

號召誰肯興起此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使邊鎮將帥日弛封疆之防益滋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邊卒私通境外例奉裁禁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漸六不可也盜賊伏莽畏國家之威而不敢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睥睨之變必開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諳達往歲深入衆我無備故也今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此長敵人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或諳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是我不能羈縻乎彼而彼反得愚弄夫我以此墮諳達狡詐之計九不可也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年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財與馬兩難相繼十

不可也議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敵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又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安用且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又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關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宜可哉又曰諳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之哉又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支皆癱瘓毒日內攻而憚藥石可乎此蓋必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疏入帝頗感動下鸞等會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敵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

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錦衣獄𢿱杖一百貶狄道縣典史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史道涿州人

秋九月京師地震

乙未京師地震有聲

壬子三十一年春二月振宣大饑

宣大二鎮大饑人相食兵部請量借軍餉銀振之帝切責本鎮守臣不先入告令各自陳狀命督餉侍郎馬坤馳往經理振濟事宜仍發庫錢二十萬給之坤臨行奏請增給錢十萬從之

三月置內府營

置于內教塲內教塲在
以練諸內侍質實延景門西

發明明之末造營務盡領于中官而宿衛禁軍之制漸就隳𢊍史稱內臣之勢惟嘉靖時為少殺乃忽創為內府營以練諸內侍實則懲于庚戌之變京兵不足禦敵而為此苟且之計夫兵之怯弱由于將帥非人改弦而更張之豈無良法區區內侍即使簡練有方又豈足以厚拱衛而備邊警徒使閹侍習兵貽患來世厥後魏忠賢遂有內操之事蓋實托昉于此作法于涼斃將若之何

以禮部尚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階由夏言薦嚴嵩忌之階恐被中傷乃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為地者遂入閣

秋七月以王忬巡撫浙江備倭

自朱紈死浙江不設巡撫者四年中外不敢復言海禁事奸民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悉逸海島為主謀倭悉聽其指揮遂誘之入寇而海中巨盜皆襲倭服飾旂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由是倭患日劇廷議復設巡撫以王忬任之然賊已蔓延不可撲滅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以故賊帆所指至是時無不殘破明年春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船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陷上海城流刼乍浦金山太倉崇明常熟嘉定又明年掠蘇州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尋陷嘉善崇明入崇德縣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横往來忬不能禦乃移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

質實 昌國衛明置今裁故城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南乍浦鎮名在嘉興府平湖縣東南海口要地金

山明衛今為縣屬松江府太倉明初立衛弘治中置州屬蘇州府　本朝因之今升直隷州嘉善明縣宣德中置屬嘉興府今因之崇德五季吳越置縣明屬嘉興府今改名石門屬嘉興府柘林鎮名在松江府華亭縣東南有城

李天寵孟津人

八月仇鸞死詔戮其屍

馬市既開諸邉日苦侵暴帝命鸞出鎮大同鸞不得已出鎮川堡遇伏敗還至是病疽猶戀大將軍印不肯上徐階密疏發鸞罪兵部尚書趙錦亦言强敵壓境而鸞病不能軍萬一敵衆長驅貽害君父不小帝命罷鸞以侍郎將應奎暫掌戎政鸞大恚恨疽益劇遂死始鸞與嵩約為父子已而相惡嵩密疏毀鸞鸞亦陳嵩世蕃貪横狀帝少疏嵩嵩因結錦衣都督陸炳共圖鸞鸞既死炳盡發其通敵納賄狀帝大怒下

詔暴鸞罪追戮 質實 鎮川堡在大同府東北
之傳首九邊 五十里蔣應奎大同人

九月河決徐州

運道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言劉伶臺至赤
晏廟凡八十里乃黄河下流疏濬宜先次則草灣老
黄河口亦當更築長堤併增築高家堰
長隄繕新莊等舊牐以遏横流從之 質實 劉伶臺
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淮水岸傍赤晏廟在安東縣草灣在
山陽縣西北高家壓隄在山陽縣西南洪澤湖東後
漢陳登建明陳瑄重築新莊牐在清河縣惠
濟祠東明初建後癈曾鈞字廷和進賢人

罷馬市

諳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譟大同市則掠宣府
宣府市則冦大同甚者朝市暮冦併羸馬掠去帝惡

之詔罷
馬市

十二月殺光禄寺少卿馬從謙

中官杜泰提督光禄寺乾没内帑歲鉅萬從謙質實奏發其罪並及宫中齋醮事命下詔獄杖殺之
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隆慶初郎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力爭終不許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三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四

起癸丑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盡壬戌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凡十年

癸丑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日食不見有頃大雪百官表賀因奏謝郊廟

發明史書日食陰雲不見者多矣日食有常度而陰雲遮蔽止于一方所謂不見者獨京師不見耳宋紹興三十一年正月朔太史奏日當食不食然當時猶以日食免朝讀史者韙焉嘉靖惑于瑞應惟以粉飾治象為心一時諸臣迎合意旨紛紛諱飾具表稱賀導諛貢媚相習成風幾不可勝

責至因表賀之故奏謝郊廟則是愚人而并以愚神其誰欺欺天乎

遣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

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飢民甚衆剽刼吏不能禁乃命河道都御史曽鈞等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黄河口增髙家堰長隄繕新莊等舊牐命發淮徐倉米麥四萬石運司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左侍郎吳鵬振之

質實

吳鵬字萬里秀水人鈞等疏畧曰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黄河下流頃為淤沙壅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則草灣老黄河口衝決淹没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成之後宜築長隄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害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没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閉建置牐座及將髙家堰增築長堤原建

新莊等牐加石修砌以遏橫流鵬等疏畧曰比年淮徐水患議者謂海口積沙壅閼下流所致令臣親歷其地販鬻之舟往來無滯乃知積沙之說出自傳聞惟草灣老黃河口劉伶臺宜挑濬築塞使水復故道不致橫潰三里溝新開河口迎納泗水清流可以避黃河之衝宜建牐以時啓閉至六月南京科道祁清徐栻各奏言通因山東徐邳歲荒特遣重臣振恤第今天下被災之地不獨徐邳為然若南畿山西陝西暨北直順德等府及湖廣江浙所在凶歉或經歲恒暘赤地千里或大水騰溢畎畝草根木皮掘剝無餘子女充殍道殣相望其歸德滕沂諸處盜賊公行道途梗塞大江以南蘇松濱海諸處則倭寇狂噬井邑為墟飢饉師旅交興沓至非破格蠲振不足以甦民困而延國脉也乃京師之帑藏既虛各省之搜括已竭額外之征求未已軍興之供億日煩司農懍懍朝不給夕百方謀畫求所以生財者不得也則蠲振將

安所取乎臣謂當汰冗費省繁文乞下所司議尋户部議言各處災傷自奉命振貸外更勅撫按官多方振卹至于軍國調度今京營正備兵及旂守等三衛新軍及官校勇士數萬皆仰給官食其他無用之兵無事之官無名之支無益之費不可勝紀總太倉賦課入少出多無可抵補而近來繕邊撫敵修城濬河衣裝賞賜皆出歲額會計之外又安有餘裕以佐百姓急宜如清等議通行兩京及各省撫按官令各條上冗費以緩征求

庶民困可甦從之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帝既誅仇鸞罷馬市乃思繼盛言自典史四遷至兵部員外郎時嚴嵩方用事恨鸞初凌已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于鸞且念起謫籍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即草奏劾嵩

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也請以嚴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祖宗罷丞相設閣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請命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之題疏方上天語已傳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皆以軍功官錦衣兩廣將帥俱以私黨躐府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逆鸞下獄賄世蕃三千金嵩即薦為大將已知陛下

疑釁乃互相排詆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諳達深入擊其惰歸大機也嵩戒丁汝夔勿戰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郎中徐學詩給事中厲汝進俱以劾嵩削籍内外之臣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文武遷擢但論金之多寡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内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得備聞宫中言動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以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必先送嵩閲竟然後入御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畏厰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為婚姻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畏科道之多言也非其私屬不得與臺諫有所愛憎

即授之論剌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隷懼部寺之猶有人也擇有才望者羅致門下聯絡盤結深根固蔕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陛下柰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于塗炭哉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杖之百移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欲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謫之外于是尚書何鰲竟如嵩指成獄時繼盛下獄將杖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别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若

質實

嚴效忠嚴鵠俱世蕃子是年二月工部尚書歐陽必進奏辨楊繼盛所論嚴效

忠冒功事詔兵部核覆于是武選司署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嘉靖二十七年通政司狀嚴效忠時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送兩廣軍門聽用未及年餘總兵官陳圭都御史歐陽必進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衛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户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偽方將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創一稿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稿率誕謾舛戾如效忠曾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腰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

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
通狀而逼令司官彙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
者赴軍門聽用鵲亦非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
級亦要買非有纖毫實跡必進既嵩鄉曲主又世蓄
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且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
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疏入下晃詔獄拷
訊斥為民至三月巡按雲南貴州御史趙錦疏言臣
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
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
于諸司為後世慮至深遠今之內閣無宰相名而有
其實非高皇帝本意今嚴嵩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
無巨細罔不自專又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
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候于
其門請求之賂輻輳于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
不承其意旨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賄嵩所無功

可以受賞有罪可以追誅至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具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不忍言者自庚戌之後陛下嘗募天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遺逸以任將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寛宵旰憂者蓋縁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為務以營競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内變又虞將作顚陛下立斥罷嵩以應天變會周冕以争冒功事下獄而錦疏適至帝震怒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錦下詔獄拷訊搒四十斥為民隆慶初起冕太僕少卿未任卒擢錦太常少卿巡撫貴州終刑部尚書始錦以忤嚴嵩得禍及之官貴州道出嵩里見嵩葬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護視人以是稱錦長者二王謂裕王載垕即穆宗及景王載圳也王學益安福人史朝賓晉江人何鰲山陰人

三月振陜西山東饑

發陜西布政司倉庫錢穀振濟陜西

發臨清倉粟及泰山香錢振恤山東

閏三月築京師外城

以邊警故築外城一質實京師内城九門築自明初十五里閲九月訖工至嘉靖二十一年時邊報日至都御史毛伯温等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宜築外城下户工二部議以匱乏停止至是給事中朱伯辰復言高皇帝定鼎金陵于時即築外城聖慮宏遠蓋為萬年之計文皇帝移都北平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締造方始未暇盡制耳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户且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圉之矧今邊報屢警不可不及時圖之臣甞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周規可百二十餘里若

仍其舊貫增甽培溝補缺續斷即可事半而功倍矣疏入命相度外城舊址周圍共計七十餘里以閏三月十九日興工築正南一面轉抱東西角樓長二十八里凡七門正南曰永定南之左曰左安南之右曰右安東曰廣渠東之北曰東便西曰廣寧西之北曰西便

倭寇浙江

海賊汪直糾羣盜勾集各島倭人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自台寧嘉湖以及蘇松至于淮北濵海数千里同時告警賊屯據浙江昌國衛凡五日叅將俞大猷以舟師攻之始去巡視浙江都御史王忬條上海防八事并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遁奏聞倭自閏三月登岸至六月留内地凡三月餘若太倉海鹽嘉定長洲諸縣金山鎮海諸衛所皆被焚掠上海縣昌國衛南滙吳淞江乍浦諸所皆為所攻陷崇明華

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巖慈谿山陰會稽餘姚諸縣鄉鎮焚蕩畧盡

質實 海鹽古武原鄉秦置縣元為海鹽州明洪武中復為縣屬嘉興府長洲本吳之長洲漢為吳縣唐置長洲縣明屬蘇州府今皆因之金山衛在松江府東南七十二里洪武二十年建以山而名衛南瀕海與金山對峙有城周十二里南滙守禦千户所在上海縣東南八十里洪武二十年建所城周九里有奇吳淞江守禦千户所在嘉定縣東南四十里吳淞江北岸明洪武十九年建有城當吳淞江入海之口乍浦在嘉興府平湖縣東南二十里與海鹽縣接界明洪武中築城以為備禦華亭漢婁縣地三國時吳封陸遜為華亭侯即此唐天寶中置華亭縣明屬松江府青浦明置縣屬松江府平湖明置縣屬嘉興府今皆因之海寧漢海鹽縣元改曰海寧縣明屬杭州府今為海寧州仍屬杭州府黃巖隋臨海縣地唐天授中改黃巖縣明屬

趙全邱富本一邊塞小民初非

台州府慈谿古句章縣地唐開元中置慈谿縣明屬寧波府今皆因之王忬條上海防八事一禁近海豪民通倭以絕禍本二照各邊例惟以奮勇血戰為功不以損傷為罪三選調閩浙兵相兼操習以資防禦四通行兩廣直隸巡撫操江官遠行哨探分布兵船彼此夾攻五兩省守巡兵備官照原定地方駐劄以專責成六寬禁令以開自新如脅從賊犯准令投首積年渠魁亦聽歸降七閩浙漁船量議收稅及查理鹽課事宜以助軍餉八濱海頑民接濟外寇及洩漏消息者處之極刑全家發邊充軍部議俱從之忬後

復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諸縣城而恤被寇諸府

秋七月諳達大舉入侵

初叛人趙全邱富等以罪亡入敵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墾水田搆宮殿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

如漢之中行說以奉使叛降者可比則當獲罪之初即應早收捕以中國典或狡焉免脫亦當嚴為追緝毋使得遠竄窮荒乃邊臣縱弛自如竟置逋逃于不問使強敵擁為謀主坐擾漢陲又不懲前事之跡申明禁令聽亡命者得潜出相依養癰貽患

諳達每入侵必置酒全所問計全等教以製鉤杆攻城堡之法諳達信用之是歲春兩犯宣府至是復大舉深入下渾源靈邱廣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遊擊陳鳳朱玉力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鄜延二十日屠掠延慶諸城幾遍會久雨乃去未幾復以萬騎侵大同巡撫趙時春禦之遇伏敗績總兵官李涞戰死全軍皆沒明年春復犯宣大攻薊鎮墻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薊遼總督楊博悉力拒守募死士夜斫其營敵驚擾乃遁

質實

插箭峪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東南浮圖峪在廣昌縣東路出紫荊關繁時漢縣東魏改郡金為堅州明洪武二年復為縣屬代州延慶州秦屬上谷郡元屬奉聖州延祐三年改置龍慶州明隆慶初改延慶州今皆因之楊博字惟約蒲州人

金星晝見

明代紀律不嚴武臣多存畏法以國家全力坐困于一二寇上流民視叛升竟如甌脫其尚何以立國乎

自戊辰至辛未四日乃伏

九月柘城盜師尚詔作亂官軍討平之

尚詔本鹽徒以私販作奸剽掠遠近官府不能制巡撫謝存儒咨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令總諸鎮民捕盜尚詔肆為威虐守臣欲誅之遂反結劇盜數千薄歸德城其黨啓門納之乃劫獄因掠帑藏去官軍分道擊賊遇之鄢陵與戰敗績復擊之于霍山賊圍官軍無敢進者副使曹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擒斬六百餘人已而追獲尚詔于山東莘縣詔即所在斬之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州二縣八屠戮十餘萬人三省皆震

質實

柘城隋縣明屬睢州今屬歸德府霍山漢灊縣地隋為霍山縣明屬六安州莘縣漢陽平縣隋為莘縣明屬東昌府今皆因之謝存儒蒲州人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

冬十月振河南山東饑

戶部言河南山東歲饑盜起請發臨清倉米七萬石以三萬石自衛河達衛輝振河南以四萬石振山東仍敕撫按官出官銀數萬兩于鄰近州縣糴粟振民及立均糴之法以平時值從之會吏部侍郎程文德

上言令直隸河南山東徐邳淮揚等處方數千里水災異常民不聊生流離載道言官陳振䘏未見旦夕亟行臣聞救荒莫便乎近其人莫不便乎拘以常格請于兩直隸二省各遣行人齎詔諭宣布德意慰拊顛連令各州縣自為振給聽其便宜處置凡官帑官廩贓納勸借苟有以濟民者一不限制又近日戶部申明開納事例亦暫許本地上納隨其所有粟黍麥菽之積可救饑者皆得輸官計直視其合例者官為請部劄而授之自撫按以下凡諸常事悉暫停輟一意振䘏督責諸守令夙夜從事仍令造冊登計全活

嘉靖酷待言官力加摧抑錮獄杖死者接踵于廷已非政體至賀表違式其事尤微何亦重加譴責蓋自嚴嵩柄用擠臣異論紛如嘉靖聽嵩之慫恿蓄怒以

之數定為等則以課
殿最疏入下部議行

甲寅　三十三年春正月朔以賀表違式杖六科給事中于
廷

先是三十二年春正月朔以賀表語乖文體違禮科給事中楊思忠于午門外杖之百罷為民六科官各奪俸一月以思忠初議孝烈皇后不祔廟帝心銜之也至是以賀表中失擡萬壽字詔錦衣衛逮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
各廷杖四十

夏五月命張經總督軍務討倭

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等言洪武間以倭寇不靖遣信
國公湯和經畧海防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

侍者已久而衆喙仍然不已則益務先事施威欲以怵其心而箝厥口耳爾時臺諫陳言固不必盡中事理而嘉靖借端抒憤至以元日盡撻科臣毋妄吏甚矣

有戰船故百餘年寇不能為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弊強富者散遣老弱者哨守戰船損壞亦棄不修以致寇得而入請行各處巡撫嚴督所屬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捕納料軍士以寔行伍清理積歲料銀以造戰船從之朝議因以倭寇猖獗宜設總督大臣命經不解部務督江南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已而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辦討賊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抄掠四出經至選將練兵為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乃大徵兩廣狼土兵協力進勦

質實 柘林川沙窪在松江府上海縣東南地連柘山嘉靖三十六年以巡撫趙忻等奏置川沙堡築城周四里屯設官兵以備倭寇遂為巨鎮海防考云堡南五十里為川沙汛

秋七月詔勳戚大臣入直西内

帝崇奉道教益篤特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安平伯方承裕尚書李默王用賓左都督陸炳入直西內侍郎程文德閔如霖郭朴吳山供撰青詞景和以不諳元理辭帝不悅罷其入直已而賚在直諸臣景和與焉景和辭免且言臣願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尸之報帝怒其怨謗黜為民

質實

方承裕銳之子李默字時言甌寧人王用賓字元與咸寧人陸炳平湖人以軍籍隸錦衣衛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郭朴字質夫安陽人吳山字曰靜高安人

乙卯

三十四年春二月遣趙文華督視海防

文華諂事嚴嵩結為父子自通政使進工部侍郎東南倭患棘文華言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帝用嵩言即命文華往兼督察軍情文華恃寵恣睢百司震慴公私財賂填集江南為之困敝又牽制兵機顛倒

倭患方急自當以禦攘為先文華條上機宜乃首請祭海神以

求福寔為可嗤可鄙嘉靖竟狗嵩私請即令具督察軍情安望其能遏潰池寇焰至其恣睢黷貨流毒東南尤小人所必至吏不足深責矣

功罪雖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　時文華條陳倭使宜七事首祭海神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蘓松常鎮民田一夫過百畆者重科其賦且預徵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寧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偵伺賊情因以為間兵部尚書聶豹議行其五事惟增田賦遣重臣　聶豹字文蔚二事不行帝怒奪豹官　䝉實吉安永豐人

夏五月張經敗倭于王江涇詔逮經下獄

趙文華頤指大吏是時張經方徵四方及狼土兵議大舉經自以位在文華上獨心輕之文華不悅與巡按御史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時諸路狼兵已集惟永順保靖兵未至經欲待其至而後戰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且慮文華輕淺洩師期竟不以告文華怒疏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而永保兵已至時柘林倭

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遣叅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敗諸軍共擒斬首功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餘賊不及數百奔歸柘林自有倭患以來東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為軍興戰功第一文華攘之以奏謂已與宗憲督師所致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言狼兵初至經不許戰至文華宗憲致擾遂冒以為功帝深入其言即下詔逮經經至䟎言臣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遂與巡撫李天寵俱論死繫獄㬋朝知其冤莫敢
奏

質實

石塘灣在今浙江嘉興府石門縣東北二十里亦曰石門塘出吳江之徑道也平望鎮名在江南蘇州府吳江縣南四十五里為控接嘉湖之要道嘉靖中倭冦嘗屢犯此保靖宣慰使司明洪武

中置永順宣慰使司洪武二年為州六年置司皆屬湖廣行省王江涇在嘉興府秀水縣北相傳以王江二姓居此而名今有鎮為南北要衝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李天寵以文華誘除名至是復為宗憲所劾被逮時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等言今獲首功以千計正倭奪氣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巢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會帝大怒謂用敬等黨奸阻法乃命錦衣逮用敬等各廷杖五十黜為民

秋八月曹邦輔殲倭寇于滸墅關

初倭自宜興奔蘓州會柘林洋賊遭風壞三舟餘賊三百有奇登岸至陶宅鎮據之邦輔時巡撫應天慮二賊合為患也乃觀督副使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截之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兵守

陶宅邦輔討陶宅賊據險且衆未可進兵乃召邦政守助勦合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欲潛走太湖官軍追及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濟邦輔援之以火箭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既而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會邦輔攻陶宅賊諸營皆潰師退邦輔進攻之復敗坐奪俸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師後期總督楊宜亦奏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栻孫濬爭之得無罪文華奏言賊易滅以督撫非人致敗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

質實 陶宅鎮在松江府華亭縣青村所城東奉賢縣之西北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

冬十月殺張經李天寵遂及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已而有為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

張經討倭頗著斬獲成勞趙文

葬既褒其功且因媢誣訐其罪致與李天寵同時論死實為寃獄嘉靖何以不加窮究必欲置之于死且為嵩所窺測陰售其奸至楊繼盛繫獄三年與此事尤風馬牛之不相及乃竟竄入案中妄加刑戮嵩之惡固不足論但秋讞既上即情真罪當尚

貽患嵩銜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並棄西市楊繼盛繫獄每當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囊三木輒憤嘆曰柰何不以囊嵩而囊若耶或至泣下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涕泣傳誦之隆慶初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卿謚忠愍張經亦復官謚襄愍

質實 胡植南昌人鄢懋卿豐城人繼盛妻張氏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垂覆盆倘蒙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竄邊隅必能效死疆場以報君父嵩不以聞

宜再四推求顧令無韋駢首市曹汪然罔覺是嘉靖于彖書全不寓目致權奸得以肆意濫刑庸憒實甚矣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地震

三省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蒲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庭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渭南漢新豐縣苻秦析置渭南縣明屬西安府今因之華州鄭始封邑後屬晉後魏為華山郡太和十一年兼置華州明屬西安府今屬同州府渭水在西安府北三十里華岳在華陰縣南十里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

丙辰 三十五年春正月彗星見

長尺許西南指漸長至三尺餘掃太微垣
東北行入紫微垣犯天牀至四月始滅

二月振平陽延安災

以地震發銀四萬兩振山西平陽府陝西延安府諸
屬縣并蠲免秋糧有差時山西河南同日地震遣官
祭告山川河洛并
所在帝王寢廟

以胡宗憲總督軍務討倭

初張經被逮易以周琓未幾又以楊宜代之自經逮
後狼土兵皆憤恨無鬭志宜節制不行而趙文華咸
出宜上宜惟曲意奉之而已時倭聚柘林其黨自紹
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國太平直犯南京出秣陵關劫
溧陽宜興抵無錫趨滸墅轉鬭數千里殺傷幾四千
人歴八十餘日會文華欲奪應天巡撫曹邦輔之功

而尹輔捷書已奏文華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進營柘橋倭悉鋭來衝大敗文華奪氣乃定計招撫會川兵破賊周浦總兵俞大猷破賊海洋文華遂言水陸成功江南清晏請還朝許之比至言餘倭無幾盛毀楊宜而薦宗憲遂奪宜職而擢宗憲為兵部侍郎督諸軍討倭

質實　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今有鎮周浦在奉賢縣東南一名杜浦周珫應城人楊宜衛水人

三月以趙文華為工部尚書

文華歸後東南敗報踵至帝疑文華妄數詰嚴嵩嵩曲為解帝終不釋會吏部尚書李默發策試選文中言漢武事征討而海內虛耗唐宗攻淮蔡而晚業不終文華劾其誹謗默坐死帝以是謂文華忠進尚書加太子太保　初默為吏部尚書時嚴嵩柄政擅黜陟權默每持己意嵩銜之及大計羣吏默戒門下謝

屬客嵩甚恨趙文華視師還黜氣折之至是巡按御史周如斗以倭事敗狀聞文華謀所以自解稔帝喜告訐遂劾黜誹謗隆慶中復黜官萬歷中謚文愍

夏四月振陝西災

以陝西甘肅諸處地震詔發太倉銀三萬兩于延綏一萬兩于寧夏五千兩于甘肅一萬兩于固原協濟民屯軍餉仍令所司亟覈被災重者停免夏稅并將先發帑銀及備振贓罰事例茶馬折穀銀救貧民

五月復遣趙文華視師

倭變還至部議再遣大臣督師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嵩令文華自請行且言江南人矯首望文華帝信之命兼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文華再出胡宗憲欲籍以通嵩諂奉無不至文華素不知兵亦倚宗憲

兩人交甚固已而宗憲俘陳東平徐海文華以大捷聞歸功上元帝大喜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

俘陳東平徐海時宗憲遣指揮夏正等要海降

質實 且曰陳東已有約所慮獨公耳海因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亦大驚由是有隙宗憲因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于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于是海復行計縛東來獻刻日請降忽率百餘人先期猝至文華懼欲弗許宗憲強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慰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為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屬矣東黨懼乘夜攻海海走間道官軍圍之投水死海之未降也倭萬餘趨浙江皂林等處將軍宗禮帥兵九百禦之于崇德三里橋三戰皆捷斬首三百餘級海等避易稍為卻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忠義官霍貫道

俱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十人皆壯士論者謂是役自興兵以來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云禮維陷敗然海等亦病創奪氣未幾遂降

採薊州礦銀

薊州玉旺峪進紫礦砂一百五十斤先是有詔採薊州礦銀禮部議遣司官一負往既行及是帝以天地之寶不可不重命追還原遣官更遣制勅房辦事左通政王槐錦衣衛千户仝天爵同内使一人採礦銀于玉旺峪尋户部主事張芹進山東寶山諸礦砂二百十七兩礦銀二百兩有奇帝以為少命從寔開取及嚴禁官民隐匿侵盜者其未取之所仍令奏聞取之

夏五月冀州等處地震

冀州高邑新河栢鄉隆平廣平等處一日三震聲如雷　質實　高邑漢房子縣北齊置高邑縣明屬趙州今因之

秋九月徽王載埨有罪廢為庶人自殺

初載埨父厚爝善方士陶仲文仲文奏其忠敬奉道帝喜封為真人予金印及載埨嗣益以奉道媚帝命總其父真人印南陽人梁高輔者自言能導引服食載埨用其術和藥命高輔因仲文以進高輔被上寵不復覩載埨載埨銜之已而高輔為帝取藥不得求載埨舊所蓄者載埨不與而與仲文高輔大恨乘間言載埨過失帝疑之奪真人印仲文知釁已成不敢言會有民耿安告載埨奪其女下按治有司因發其諸不法事詔廢為庶人錮高牆載埨自縊死妻妾皆從之　質實　厚爝徽恭王見沛之孫

發明載埨一宗藩也而忽有眞人世及之封已足駭聽伊誰所為方士仲文之力也僞而奪眞人印而廢為庶人伊誰所為方士高輔之力也載埨信有罪矣懲之以法亦復何枉柰何以取樂不與為高輔所中傷遂致牴隙以中其罰使當日載埨悉以所蓄方藥出付高輔則雖有告訐亦將中寢其事矣明法勑罰者固如是乎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金星晝見凡四日

十一月陝西地震

陜西山丹衛地一日三震聲如雷闕城多壞

丁巳三十六年春三月山東大雨雹

山東沂州雨雹大者如盂小者如雞卵平地厚尺餘徑八十里傷人畜無算

質實 沂州後周置隋曰琅邪郡唐復曰沂州明屬兖州府今為沂州府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奉天殿災延燒華蓋謹身二殿及文武二樓奉天左順右順及午門并午門外左右廊盡燬越日乃熄帝下詔引咎修齋五日止諸司封事停刑五月

秋九月趙文華有罪免其子懌思戍邊

沈鍊觸忤權奸致遭貶謫楊順以封疆大臣竟敢與路楷同為私門鷹犬逞志搆誣至于弋獲

三殿既災帝急欲建正朝門樓文華狎不能辦帝不懌且聞其視師江南黷貨要功狀思逐之嚴嵩言文華因觸暑南征疾尚未愈隨令上章稱疾帝手批令回籍休養制下舉朝稱賀嵩獨不怡者累日帝怒無所洩會其子錦衣千戶懌思以齋祀停封章日請假送父回籍帝大怒黜文華為民戍懌思邊衛文華故病蠱及遭譴臥舟中意悒悒不自聊一夕手捫其腹腹裂臟腑出遂死

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鍊既至保安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空家舍授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嚴嵩惡爭詈嵩以狀鍊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辟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痛哭而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其黨路楷巡按宣府世

妖人而喜謂其足以報嚴公子遂從而羅織以殺直臣寔為奸髡國法迨蔭子遷官復嗾于相酬之詩戮及其孥以冀為取媚彼雖醜然人而寔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然方伯媚奸臣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蕃屬與總督楊順合圖之兩人日夜謀中鍊會蔚州獲妖人閻浩詞所連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上之遂斬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待銓五品卿寺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慊乎并取鍊子衮褒杖殺之 鍊隆慶初贈光禄少卿任一子官子襄乃上書言路楷楊順殺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繼亦相繼劾路楷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啓初鍊謚忠愍 質實 汶上人楊順德州人

冬十一月諳達子錫林阿圍大同右衛

錫林阿有妾曰托斯齊私部目懼罪來降楊順自詡為奇功致之京師錫林阿來索不得寇應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縱掠大同圍右衛數匝順懼乃詭言敵欲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托斯齊兵部尚書許論以為便

乃遣托斯齊逸出塞紿之西走陰告錫林阿錫林阿執而戮之𢪔知順無能圖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嚴嵩意欲棄右衛帝不聽詔諸臣分兵措餉而以兵部侍郎江東代順時故將尚表以餽餉入圍城悉力捍禦時出兵突戰獲諳達孫及婿與其部將各一人會江東及廵撫楊選總兵張承勳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質實　大同右衛在大同府西二百里明初置萬歷三年增修城周九里今改右玉縣

為朔平府治許論字廷議進少子江東山東朝城人楊選字以公章邱人　錫林阿舊作辛愛托斯齊舊作桃松塞今並改

胡宗憲誘降海盜汪直誅之

直據海島挾倭為雄糾衆三千餘入寧波大掠朝廷懸賞購之迄不能致既而內地有偷倭亦多被勦戮

有全島無一人歸者往往怨直直不自安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于獄館之杭州資給甚厚遣寧波諸生蔣洲齎其家書往招直直知家屬固無恙頗心動及是遂率賊目數十人來貢市泊舟山之岑港將吏以為入寇陳兵備直遣其養子王激入見宗憲曰我以好來何故陳兵相待宗憲解諭百方要一貴官為質宗憲立遣指揮夏正往直疑解乃來謁宗憲慰之甚至令謁廵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下直于獄以聞宗憲疏請曲貸直以繫番人心本固爭之遂斬直其黨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阻岑港而守已移之柯梅造新舟以遁宗憲利其去不追賊遂揚帆而南流刧閩廣

舟山 僨實

在寧波府定海縣治東明設千户所于此今改名定海山岑港在定海縣西北舊為戍守要地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過此即為外洋王本固邢臺人

發明　胡宗憲之計招汪直其本意未必非欲汲郘倭烏合之衆以殺其勢顧直之煽誘倭入肆其焚掠與陳東徐海厥罪維均誅之良是也王本固遽執下獄又何疏請曲貸為至誅直之後其黨焚舟而遁是時宗憲兵力非不足以躡踪追勦乃聽其去而且利之是誠何心傳稱宗憲以趙文華為黨援文華既敗宗憲失所倚庇更僣白鹿等物修陳符瑞而且多其擒直之功足以固寵自立倭雖遁至他處若與已無傷者卒至蔓延數省荼毒海隅所謂以鄰國為壑又豈人臣為國禦侮之道哉

十二月金星晝見

戊午　三十七年春三月總督宣大侍郎楊順以罪逮下獄

方錫林阿圍大同殺掠吏民無算順懼為路楷所奏賄以七千金楷悉為掩覆及是給事中吳時來抗章劾順罪且發楷受金狀帝方怒順召禍立命逮順及楷下獄嚴嵩不能救乃言楷受金當勘而令其黨給事中鄭茂往茂還事事為順辨復言楷受金無左驗順楷俱薄譴于是時來即劾嵩朋黨罔上會主事張翀董傳策亦于是日劾嵩翀與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楷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嵩疑階主使乃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帝下三人詔獄鞫訊久之無所得三人皆謫戍然自是帝亦稍厭嵩矣

贊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張翀字子儀柳州人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

夏四月振遼東饑

遼東大饑先已發銀五萬餘兩振之至是再發户兵工三部庫銀一萬兩命御史吉澄往振未幾又以巡

按御史周斯盛之奏復發銀二萬兩趣澄疾馳至振給之

質實

吉澄直隸開州人　周斯盛陝西寧州人

秋八月寇圍甘州

濟農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

質實

濟農舊作吉能即前濟農子濟農係蒙古王號故父子並襲具稱舊分作吉囊吉能音譯歧今俱改正

冬十月禮部進瑞芝

先是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乃詔有司採芝五岳及諸名山至是禮部進一千八百六十本詔廣求徑尺以上者　帝詔有司採諸名山五岳仍訪之民間會宛平縣民張巨佑得芝五本獻之賚銀幣于

是四方來獻者接踵而至總督胡宗憲巡撫阮鶚御史路楷等相繼上者不可勝計其芝皆積苑中內侍竊出市人復進之以邀賞凡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

己未

三十八年春二月錫林阿襲灤河

錫林阿與妻巴圖爾諸部謀大舉入邊屯會川群言東下薊遼總兵王忬不能察遽引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入潘家口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交章劾忬遂逮忬下詔獄論死 初王忬以才器見重所請無不從及為總督邊將數以敗聞漸失寵嚴嵩夙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以口語為嵩子世蕃所憾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亦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隆慶初世貞伏闕訟冤復忬官予恤

質實 潘家口在遵化州東北四十里灤河臣等

恭讀
御製灤河濡水源考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經西屯庫爾奇勒河自北來滙之自此遂名灤河至石家地灤分支折而西南流至新橋口入于海玉田秦無終縣唐萬歲通天二年改為玉田縣明屬薊州今屬遵化州　婁巴圖爾舊作老把都今改

夏五月巡撫都御史李遂平江北倭

倭數百艘寇海門遂令副使劉景韶游擊邱陞扼如皐而自馳泰州當其衝賊知如皐有偹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皆捷先是遂語諸將曰賊若由泰州出鳳泗則陵寢驚若由黄橋通𤓰儀則運道梗若沿海而至廟灣則絶地及是賊果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為矣今景韶尾其後而致之廟灣復慮

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泰將曾克新等禦之姚家蕩會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来援賊大敗走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順之顯馳救三沙遂令景韶塡塹夷木壍壘而陳以火焚其舟賊乘夜潛遁追奔至蝦子港江北倭悉平帝璽書奬遂遷南京兵部侍郎以順之代為巡撫順之尋卒

質實

如皐漢海陵縣地唐為如皐鎮南唐復為縣明屬泰州今屬江蘓通州黄橋鎮名在通州泰興縣北廟灣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北射陽湖會諸水由此入海有城今設同知駐此為濱海衝要處亦曰廟灣場姚家蕩在淮安府鹽城縣西北商賈輻輳為濱海巨鎮印莊鎮名在泰興縣東蝦子港在姚家蕩東南有蛤蜊蝦子等港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劉景韶湖廣崇陽人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初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尋調主事遂引疾歸讀書陽羨山中凡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

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會趙文華視師特疏薦順之順之高出處于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順之聞望頗由文華之薦而損劉顯南昌人

秋七月南京地震

八月振遼東饑

巡撫遼東侯汝諒言遼左濱海水陸險阻往時綃羅災害或止數城或僅數月未有全鎮被災三歲不登如今日者臣春初被命入境見其巷無炊烟野多暴骨蕭條慘楚問之則云去年凶饑斗米至銀八錢毋棄生兒父食死子父老相傳咸謂百年來未有之災于時布種入土遺民盼盼方望有秋乃夏秋之交淫雨田蟲交作今西成在候斗米猶至七錢冬春不至作何狀矣乞大出內帑金錢以拯阽危疏入詔戶部

即發太倉銀六萬兩差御史一員即往召糴設法輸運務濟百姓之急歲終仍給發牛具銀五萬兩以備來春布種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

先是南京設振武營募健兒禦倭素驕悍懋官稍裁抑之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粮米一石無者減其四春秋二仲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京户部奏減折色之一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懋官不可給餉又復逾期諸軍大怒遂以都肆日殺懋官裸尸于市守備太監何綬等遣吏持黄紙許給賞萬金卒擲碎之許犒十萬金乃稍定侍郎李遂託病閉閤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捕首惡二

營兵驕悍惟當中嚴紀律以儆不馴黄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

與自當廣捜黨羽重示刑誅乃何綬特紙槁金李遂閉關給券其畏葸縮朒情形寔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轉為定變邀功而首惡就擒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軍政淩夷若此明之不即亡幸耳

十五人繫獄事聞追褫懋官官止誅叛卒三人而三人已前死兵自此益驕

質實 振武營南京兵部尚書張鰲以海警創設初議選各營精銳不足乃益以四方趫健然京卒怯脆中選者十不及一二多圑集游手悉少紀之故致此變黃懋官莆田人馬坤字順卿南通州人

三月以鄢懋卿總理鹽政

舊制無一人總理四運司者至是懋卿以嚴嵩力總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驟增鹽課四十餘萬兩所至市權納賄勢燄薰灼其按部常與妻偕行製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簡薄抗言邑不能容軒車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削籍

質實 淳安漢丹陽郡歙邑地唐改還淳縣宋改淳安縣明屬嚴州府今因之鄢懋卿時為左副都御史戶

部以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不舉請遣大臣一人總理嵩遂用懋卿兩淮餘鹽歲徵銀六十萬兩及懋卿增至一百萬兩懋卿去巡鹽御史徐爌極言其害乃復六十萬之舊嵩敗懋卿以贓戍邊海瑞字汝賢瓊山人霍與瑕韜之子

秋七月大同總兵官劉漢襲諳達于豐州破之

先是敵聚衆喜峯口規犯薊鎮漢乘其虛擣其帳于灰河至是漢復與叅將王孟夏等分道出擣豐州擒斬百五十人焚板升略盡時卯償實富已隨敵帳他徙趙全亦遁免灰河在山西寧武府西下流至馬邑縣入桑乾河當大同右衛邊外由玉林舊城而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即豐州之地劉漢大同人

八月胡宗憲獻白龜芝草

自趙文華得罪宗憲失內援又見倭患方未已思自媚于上乃于一歲中再獲白鹿以獻帝喜天瑞頻降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晉宗憲秩兵部尚書兼節制廵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至是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益大悅賜名龜曰玉龜芝曰仙芝告謝如前賚宗憲加等

質實

宗憲獻白鹿在三十七年宗憲性喜賓客東南才學士茅坤徐渭沈明臣輩皆招致幕府用是名曰起其獻白鹿也令渭草表帝稱善宗憲以是益重渭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汪直皆預謀焉後宗憲敗渭佯狂自殺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沈明臣字嘉則鄞人

辛酉 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景王載圳之國

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二王同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金星晝見

丙子晝見歷二十四日而沒

秋九月巳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振南畿災

時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大水平地深數尺累月不退因命停徵是歲秋糧仍改折起運改兑米有差七

薄蝕布筭可知本不應少有差舛若史書所載當食不食皆因跡于推測耳至于陰雲不見尤屬偶爾被遮乃嚴嵩遂以為與不食相同侈陳瑞應徒為人所

府事例贓罰銀俱留充振又以災傷免直隸揚州淮安鳳陽廬州等府所屬州縣及兩淮運司等官入覲

冬十一月以袁煒為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二月朔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嚴嵩以為天眷趣禮部急上賀煒亦以為言尚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煒代山及七月朔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五秒例免救護煒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忻忭疏入帝大喜及是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嚴訥郭朴並號青詞宰相

質實 袁煒字懋中慈谿人李春芳字子寔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

鄙笑而衆焯且以食之一分遂詡為氣祲銷鑠獻頌貢諛小人止圖禁寵而罔顧事理之是非亦可醜矣

永壽宮災

永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時公卿大臣皆欲帝歸大內而不敢請徐階因請以三殿大工之餘木趣治永壽宮百日而工就帝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

質實　玉熙宮近西華門孔道列屋三層

發明　嘉靖不御大內公卿大臣皆知其非是意欲請而不敢言適當所居永壽火災之後正可藉辭請歸大內此嚴嵩與徐階同為職所當言之事也乃嵩既以徙居南城為對已為希合不居大內之指階復以三殿大工餘材趣治尤屬巧于逢迎蓋是時嵩已為階所中故事事欲與相反以自表具才識即為爭權邀寵之圖于此已見一班矣史謂階雖任智數要為不失其正此概論具生平

耳若以此一事觀之豈惟智數是尚又寧得謂不詭于正哉

壬戌四十一年春三月增設南贛副總兵官

從總督浙江福建江西尚書胡宗憲請也於南贛設副總兵官以吉安守備屬之于建昌撫州設叅將以鉛山守備屬之復設遊擊于南昌而以都陽守備改為叅將令專練舟師控制九江質實南贛謂南安贛州二府九江秦九江郡隋置江州大業初改為九江郡明為九江府今因之

增設甘州茶馬司

從巡撫都御史鮑承廕請也于甘州適中之地設茶馬司令招商茶易番馬仍以四川保寧茶課全徵本色助質實明史職官志茶馬司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掌市馬之事鮑承廕山西

長治人

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寖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嵩既耄昏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

削此論嚴嵩者不一嘉靖並置者罔聞何一聞方士之言即能心動甚至以不經轉叩上仙乩眩尚可言耶況嵩始藉陶仲文以固寵繼由藍道行而去位進退之柄皆不由上出則雖罪狀日此而彰要難逃于黜陟之正也

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故惡嵩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為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帝遂罷嵩下世蕃詔獄嵩為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戍邊詔從之特宥鴻為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等皆坐奸黨黜謫有差

質實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應龍將具疏劾嵩夜夢出獵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具下甚壯一注矢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羣醜競趨索價轉鉅如刑

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二千金而轉吏部郎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賍賄為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衛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竟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為壽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致良田宅于南京揚州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尤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子鵠代為扶櫬南旋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曲宴擁侍姬妾屢舞高歌日以繼夕至于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賍賄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驕横道路百計需索其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奉承郡邑為空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掊克日棘政以賄

成官以賄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人災警安得不迭至臣請斬世蕃首以示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而溺愛惡子弄權黷貨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疏入帝乃罷嵩下世蕃于理時坐嵩世蕃黨黜謫者前兵部右侍郎柄鄉魏謙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劉伯躍刑部右侍郎德安何遷右副都御史信陽董威僉都御史萬安張雨應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進白啟常右諭德蘭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國子監事新城王材太僕丞新喻張春及嵩婿廣西副使袁應樞等數十人

土默特攻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

土默特入撫順復攻鳳凰城春與把總田耕等力
戰三日夜死之事聞詔贈春都督同知廕子千户

質實

土默特即韃靼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撫順城名在奉天府承德縣東與盛興京接界鳳凰城在奉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　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

秋八月加户部尚書高耀太子太保

初大內災宦官有將取龍涎香者至是帝索之急耀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賜銀幣壽加太子太保耀初賄嚴世蕃躐户部尚書以貪穢著及世蕃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爲固位計

質實

高耀清苑人

發明

古來患得患失之夫其干禄緣倖進巧售計術蓋無所不至而必有左右近侍之人爲之

導引而密示其機乃得以施其伎倆高躍之以龍涎進也何由而知大內之無此又何由而知索此之甚急即使知慶節建醮在所必需又何由而知宮寺中有密藏此者物以類感憸邪之聲氣自有默默相通者耀仍以其結世蕃之術結宦官故遂以其躐司農之伎躐少保而嘉靖遂顛倒于其局中而懵然罔覺耳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奉天門曰皇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後改乾清宮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門曰義

質實

文樓是時文樓藏永樂大典其帙甚鉅帝平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凡有疑郤

悉按韻索覽凡案閱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災帝聞變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甲夜中傳諭再三是書遂得不燬帝因欲重錄具副貯之他所以備不虞至是諭大學士徐階曰昨計重錄永樂大典茲秋涼可理乃選各色善楷書人禮部儒士程南道等百餘人就史館分錄命禮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張居正各解原務入館校錄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同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瞿景淳充總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同修撰林燫丁士美徐時編修呂旻王希烈張四維陶大臨檢討吳可行馬自強充分校官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時江西豐城縣方士熊顯進法書六十六冊詔留覽賜顯冠帶銀幣是時陶仲文已

獲桃幄後具為中官撰飾形迹顯然嘉靖何以遽信為天賜至兎鹿馴育苑囿孳產尤屬常事乃輒目為奇瑞至于告廟稱賀且誚稱眷佑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惑溺已久較之漢武尤為膚鄙爾時廷臣亦從而附和之天寶祥符紛紛孳蟄先

死乃命御史姜儆王大任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秘書閱二年還朝上所得法秘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講學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罷藍道行亦被遣宮中數見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兎生二子帝益喜謝元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褒荅事在四十三年

質實

姜儆南昌人王大任陝西保安人

後殆同一轍耳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四